

## 东方各国近代史(第1卷)(节选)\*

[苏]雷斯涅尔·鲁布佐夫著,丁则良等译

### 第十四节 一八四四~一八五二年间波斯和南阿塞拜疆的巴布教徒起义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英国资本的侵入,由于封建剥削的加强,由于世俗政权和封建政权的专横,波斯人民中劳动群众中的破产就有了一种广泛的性质。在波斯国内,城市贫民的自发的骚动愈来愈频繁了,而且城郊农村的农民也来参加其中。在许多情形下,这些骚动就转变为反对国王政权的起义。巴布教徒成了起义的领导者——这些信徒就是塞伊德—阿里—穆罕默德学说的信徒。

塞伊德—阿里—穆罕默德一八二〇年生于设拉子,他是卖布小商人的儿子。他和他的将来亲近辅佐和信徒都属于谢伊克教派。谢伊克教派相信救主的迅速降临,这位救主将建立正义王国,清理伊斯兰教生活法典并使正统派免受官吏的专横和僧侣的迫害。他们成了广大群众对当时封建压迫的怨恨心理的表达者。他们的宣传是在于反对统治者,官吏和僧侣们的祸国殃民。一八四三年,塞伊德—阿里—穆罕默德做了谢伊克教派的首领,随后不久就宣布自己为巴布,巴布的意思是门,人们所渴望的救主的意志即通过这个门,传达于人民。

巴布教徒运动特别有力地席卷了波斯北部和南阿塞拜疆。在这里,除了经济上的压制和政治上的无权以外,还存在着民族的压迫。

巴布教徒要求废除国王宫廷和波斯贵族所沉湎的侈靡生活,要求确立人身的权利和财产的不可侵犯,要求裁撤俸田;巴布教徒希望审判官公正廉明,法官大公无私,法律付诸实施。他们还要求减低租税和男女平等。巴布教徒的观点和宣传同时反映了人民对于外国资本侵入波斯的汹涌声势的愤慨,由于这种侵入,劳动群众的被剥削和贫穷化是更其加强了。巴布教徒的要求没有陈述于任何固定形式中。这些要求都是由梦想解脱封建压迫和求得较好命运的人民口口相传,加以增益的。在这个运动的最初阶段,巴布教徒是商人阶级利益的拥护人,当时的商人阶级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淫威和外国资本的猖獗而大感痛苦的。

\* 原载[苏]雷斯涅尔·鲁布佐夫:《东方各国近代史》第1卷,丁则良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



到达晋詹城,在那里秘密准备巴布教徒的起义。以牟拉一幼苏夫为首的另一一些教徒,则冲向麻桑德伦,在那里巴布教徒已经利用国王死后省内事实上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而发动起义了。

## 第十七节 塞克—塔别尔西的起义 巴布和阿迦— 穆罕默德—阿里的死刑

在巴尔夫鲁什,巴布教徒击退了当地汗派去讨伐他们的队伍并且占领了该城附近的商队旅舍。后来他们就到达塞克—塔别尔西陵墓,在那里盘踞起来。他们在那里,企图把他们的教义付诸实施,把他们的财产分给大众享用,实行共餐制。郊区农村的农民们也来归附巴布教徒,起义者的总数达二万人。农民们把大批存粮输入塞克—塔别尔西。在牟拉一忽辛—别什鲁伊领导之下建筑了有十二座塔楼的正规城堡,四周围上土堤和水壕。巴布教徒绝对忠于他们的教义,都不怕死地与敌人奋勇作战。受塔吉汗的命令派去攻击堡垒守卫者的汗王的军队,初一交锋,便被打散了。在这一次出击时,巴布教徒不但得以击破敌人,而且顺便解救了被国王政权所逮捕的牟拉一幼苏夫,和企图潜入塞克—塔别尔西的其他巴布教徒。在这次失利以后,塔吉汗又下令派常备军队开赴塞克—塔别尔西。但是在—一八四九年二月三日夜,被围的人们就组织了四百名的部队进行出击,并再度打败了几千兵士的沙王军队。波斯历史家曾描写在这次会战中被击溃的沙王军队情况说,他们的逃跑“正如羊群在狼面前一样”。但是在出击时候,巴布教徒却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们失掉了他们的领袖牟拉一忽辛;他是因伤而致命的。

哈治—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了巴布教徒现在向塞克—塔别尔西调来了新的军队,带来了大炮和炸药并有能征惯战的宿将加以指挥。堡垒四面都被围困起来,并对被围攻的人施放不断的炮火。巴布教徒既然与周围乡村切断,就逐渐把粮弹用尽了。一部分保卫者,主要是不久才来参加运动的那些农民,心惊胆落,开始离开了那座堡垒。剩下的为数不过三百人,仍然在继续作英勇的抵抗。巴布教徒虽然损失惨重,饥饿欲绝,大势已去,但是并没有向沙政权投降。这时指挥沙军队的麦狄—库里—弥尔查就以蒙混手段求得了他在公开战争中所不能求得的结果。麦狄—库里—弥尔查凭着可兰经发誓说,如果残存下来的保卫塞克—塔别尔西的人放弃了那个堡垒,放下武器,他将保全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但是听信这个誓言的巴布教徒,却在他们走出城外时被沙的兵士背信弃义地杀死了。至于哈治—穆罕默德—阿里,牟拉一幼苏夫和起义的其他领袖,则被解送到巴尔夫鲁什,并在严刑拷打之后于一八四九年八月被处了死刑。

尽管有沙政权的残酷迫害,巴布信徒的人数还是愈来愈增加了。特别是南阿塞拜疆和其大城大不里士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全波斯的巴布教徒都汇合到那里了。住在监中的巴布和其新近朋友还和人民保持着联系,并号召他们为建立神圣的正义王国而斗争。政府当局认为巴布教徒运动对于封建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所以就下令把这个运动的两个主要领袖,即巴布本人和阿塞拜疆人阿迦—穆罕默德—阿里处了死刑。

—一八五〇年七月十九日,巴布和阿迦—穆罕默德—阿里在大不里士被处了死刑。在巴布和阿迦—穆罕默德—阿里被处死以后,他们的许多信徒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摧毁了巴布信徒的斗争意志。

## 第十八节 晋詹的巴布教徒起义

晋詹及其四周的居民基本上是阿塞拜疆人。晋詹城中有数千名巴布教徒。他们的首领是在居民中间享有很大声望的晋詹教长，牟拉一穆罕默德一阿里。参加这个运动的有晋詹的手工业者和贫民，还有附近乡村里的农民。晋詹城巴布教徒利用着沙的政府在一八四九年忙于镇压呼罗珊的沙拉尔起义，忙于围攻塞克一塔别尔西，忙于荡平大不里士的巴布教徒运动的机会，曾秘密购置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饷。他们拥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种兵力是由各地散处的民兵队伍组成，他们受着司令员的领导，并有统一的指挥。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巴布教徒占领了那座城市的堡垒，到八月就构筑了四十八处防御工事并设立了铸造厂，制造大炮，子弹，火药。常备军带着大炮开到晋詹，去镇压起义。塞克一塔别尔西巴布教徒遭受屠杀的消息，在战士行列里引起了一些混乱。多数农民离开城市分散回乡去了。但是剩下来保卫晋詹城堡的人却向牟拉一穆罕默德宣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晋詹的妇女和少年也与男子并肩作战，抵抗沙的军队。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指挥着一个武装巴布教徒别动队的女英雄。她起了一个男人名字，叫鲁斯腾一阿里，并且在最危险的作战地点，以无畏精神进行厮杀，使得波斯王军恐怖失色。

敌人的屡次攻击并没有能摧折巴布教徒的抵抗。于是沙就下令用炮火把晋詹轰成平地，并把守城者以及老幼都全部屠杀了。波斯王军冲入城中以后，据波斯历史家说：“就如饿狼一样残杀儿童和妇女。”在这场残酷而不平等的斗争中，巴布教徒的大无畏的领袖牟拉一穆罕默德一阿里受了致命伤。在他死后，残存的男子，妇女和少年重新发誓，不向他们所憎恨的敌人投降。在长期围攻晋詹城期间，沙的军队损失了八千士兵。巴布教徒死得剩下一个人，国王的刽子手们也只剩下了几个受了重伤的，而如人所说，其中每一个人要值“一五〇〇名以上的步兵和近卫兵”。一年以后（一八五〇年），波斯王军镇压了奈雷斯最后的一次大规模起义。

但是巴布教徒仍然在地下继续他们的活动。德黑兰巴布教徒的领袖是牟拉一塞克一阿里。德黑兰的巴布教徒秘密会社是与阿塞拜疆，麻桑德伦和呼罗珊的巴布教徒通着声气的。这个会社因为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所以就在德黑兰准备反政府的武装起义。

首都巴布教徒的发动原计划由刺杀波斯王开始。十二个巴布教徒被指派进行暗杀。但是这次谋杀并没有能成功，沙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次谋杀事件以后（一八五二年八月），国内就对巴布教徒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单在德黑兰一处就逮捕了四百名巴布教徒。其中只有七名背弃了巴布教义，其余三九三人在受了骇人听闻的拷打以后，被处了死刑。

## 第十九节 巴布教徒起义的性质和推动力、失败的原因

因外国工业品（主要的是英国制造的）广泛侵入波斯而引起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人的大规模破产，给巴布教徒的反封建起义准备了基础。欧洲人的这种殖民主义侵入还引起了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在南阿塞拜疆，除此而外又加上了当地居民从波斯统治者方面所受到

的民族压迫。

在巴布教徒起义之先,几乎到处都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动。巴布教徒起义就是这些发动的直接延续,并且甚至与他们合流起来。一切巴布教徒起义都是从城市发生。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外国工业品的侵入首先就打击了波斯各城市的手工业生产。巴布教徒起义的基本动力是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城郊的颠连无告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群众,都没有公开参加巴布教徒起义。恩格斯在《德意志农民战争》中写道:“不论使农民呻吟于其下的压迫是怎样地沉重,而激动他们起义仍然是很困难的。他们的分散性极其有力地妨碍了共同协议的可能性。”<sup>①</sup>

在封建涣散性远甚于十六世纪的德意志的波斯的条件下,农民群众大多都不会揭竿而起,从事斗争。就是农民阶级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整体,而还分成定居农民和游牧农民。游牧农民不但不支持巴布教徒,反而在各自汗的领导下去参加镇压他们。在塞克一塔别尔西、晋詹和奈雷斯,近郊农村的农民虽然归附了巴布教徒,可是他们并不曾构成起义者的基本核心。参加巴布教徒运动的还有破了产的中小商人以及与城市商业手工业集团有密切联系的中下层僧侣首脑。在起初,反对沙的政权并想利用这个运动以达其自私利益的某些高级官员,也曾参加过这个运动。

巴布教徒运动的领导者和思想家基本上是中级僧侣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说,这些人物就其利益和出身而论是和城市中商业手工业者群众有密切关系的。巴布本人就是商人的儿子。

巴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愈往前发展,它就愈革命化了。在一起初,巴布教徒在布道时只是号召人们消极等待救主(即马狄)的来临,后来巴布教徒便决心从他们里边拥戴救主即巴布来,以便加速在尘世上建立新的正义秩序。经验很快地就使巴布教徒相信,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借武力,借手中的武器才有可能。巴布教徒的领袖对贫民说:“你们去,把你们的国王宫廷中,在僧俗显贵的壮丽宫殿中,在你们暴君的箱子中所发现的一切都拿来——一切都是你们的。在此以后,尘世上一切王国也都是你们的。”

巴布教徒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涣散性和地方性(这是波斯国家分散性的结果),还在于城市中的革命发动没有得到农民战争的支持,最后还在于,他们不继续大胆的攻击行动而使敌人无喘息机会,却只限于夺取个别城市,而随后则只是消极坐待沙的军队开到来围攻他们。

沙的政府、封建主、大商人和高级僧侣对巴布教徒宣布了残酷的战争,成千的巴布教徒被投到牢狱,绞死,或用大炮射死。但是巴布教徒运动所遭受的最厉害的打击,使它一蹶不振的打击,不是来自逼害和杀戮,而是来自别哈乌拉,巴布的继承人。

弥尔查忽辛一别哈乌拉是沙的大臣的儿子,他反映了大商人阶级的利益。当他加入了巴布教徒运动以后,他就尽全力反对巴布教徒的好战精神和他们的革命斗争方法。别哈乌拉谆谆教人顺从,号召巴布教徒放下武器。别哈乌拉教训人们说:“宁人杀我,毋我杀人。”他号召他的信徒们来执行波斯王、他的节度和僧侣的一切命令,因为他们是“神圣正义的化身”。别哈乌拉成了一切私有财产(其中包括着封建财产)和人类的社会不平等的坚决拥护者。他宣传要创立统一世界国家和统一语言的世界主义思想。别哈乌拉的信徒为了区别于巴布教徒起见开始自称别哈教徒。这个与本民族格格不入的商人集团,主要地是买办,后来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代理人,并以其神秘主义世界主义的宣传促使波斯转变成半殖民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二六页。